

民间游戏

抽冰猴儿

一种冰上游戏。冰猴儿，木制圆形，一般拳头大小，上平下尖，中间有一圈凹刻，尖端处嵌一铁珠。玩时，将小鞭的鞭绳绕在凹刻处，放在冰上一甩，冰猴儿飞转，再用鞭子不断抽打，冰猴儿不断地飞转。有的在平面粘贴五颜六色的图案纸，转起来令人眼花缭乱。

踢口袋

女童用六块碎花布缝制成小布袋，内装半下碎米杂粮，俗称“口袋”。其玩法和踢毽子相似。近年来，此游戏活动逐渐减少。

踢毽子

起源于汉代、盛行于南北朝和隋唐，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，是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。

踢毽子的场地比较简单，在室内、室外均可进行，不受限制，只要平坦即可活动。踢毽子的基本动作主要有盘、拐、磕、蹦四种。盘，即用脚内侧交踢，俗称“盘毽子”；拐，即用肢外侧反踢，俗称“打拐拐脚”；磕，用膝盖将毽子向上弹起；蹦，用脚尖踢毽。除此外，还有“压、打、跪、踩、掏”等其他踢法。

踢毽子比赛有单人赛与集体赛。单人赛以每人踢毽的次数多少判定胜负；集体赛按个人技术高低分组，以总踢次数多少判定输赢。技艺高超者可连踢数千次而毽不落。另有一种团踢，即一群人共踢一毽。一人拾毽，一人踢毽、踢出后，众人抢接。

嘎拉哈游戏

嘎拉哈就是动物的拐腿骨，嘎拉哈是少数民族语音译。作为一种传统民间文体游戏，其玩法较多。一是弹嘎拉哈。先将嘎拉哈按人数均分，按规则以食指弹之。弹者将大家出的嘎拉哈撒出，选任意一子为“头”，向另一个面纹相同的子儿弹击，命中即赢回；不中或碰到其他

子儿以及弹错、拣错或无对可弹时，则轮到下一人重新撒、弹，弹完最后一对者为胜。二是欸嘎拉哈，参加者多为少女、少妇。有欸单、欸双、单裹、双裹等名目。欸嘎拉哈时，扔出码头(铜钱串或小布口袋)，快速抓住面纹相同的子儿后，再接住码头。欸错或接不住，则由下一人接着欸。以抓得多者为赢。还有掷嘎拉哈、捉嘎拉哈、猜嘎拉哈等玩法。

跳格子

一般为女孩子的游戏，参加者二人以上，或多人编组。在场地按规定画出若干方格，游戏者将内置米粒或细沙石的小布袋放第一格中，单腿跳动，将小布袋依序踢进其他方格，踢错或未动为输，换下家或另一组来跳踢，最先将小布袋踢入顶格者为胜。

跳皮筋

一般为女孩子的游戏，参加者三人以上。首先由两人将系成套型的皮筋套在脚脖子上，拉开适当距离，称为伸筋。另外的游戏者依次或单人或编组到皮筋上按规矩跳动，大家边跳边念诵一些流行的童谣。一首童谣未完时跳者绊筋或踩筋，下来替换伸筋者，重新开始。如果跳者跳完了一首童谣，皮筋高度由踝骨升至膝盖，跳第二首童谣，如此反复，皮筋一次次升高，直至高过头顶(双手高举)。以能跳完最高的皮筋者为胜。

翻绳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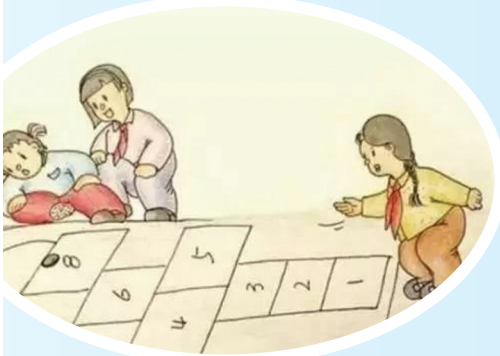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种利用细绳子或线操作的游戏，只需灵巧的手指，就可翻转出许多花样，通常是女孩子之间流行的游戏。具体用一根绳子结成绳套，一人以手指编成一种花样，另一人用手指接过来，翻成另一种花样，相互交替编翻，直到一方不能再编翻下去为止。

这个游戏最大的乐趣在于翻出新花样，而且都有名称，比如“面条”“老牛槽”“乱线穗”等，用以展现各自的聪明才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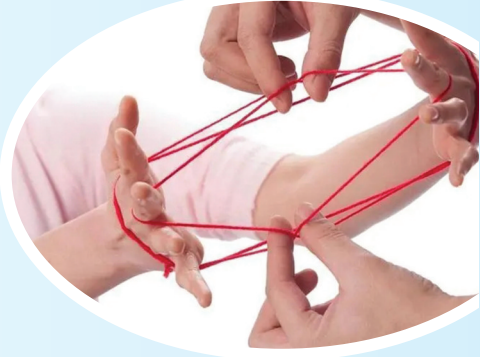
(白城市文联供稿)



欸嘎拉哈



跳格子



翻绳花



跳皮筋

我看看我说

但见劳人筋骨实

●桑林峰

闲者多庸，劳者多能。欲扛大活、长大才、担大任，还得勤劳作，多付出心血和汗水。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。

清人徐荣《劝民》诗有云：“闲也过一日，劳也过一日。不见闲人精力长，但见劳人筋骨实。”这首诗告诉我们，没见过清闲安逸的人精力增长，只见勤劳干事的人筋骨壮实。诗的道理很浅显，“闲则心乱，百病丛生；忙则心静，百病平息。”“劳动之于提高才能的关系，就像食物之于人体的关系”。“劳”与“不劳”“多劳”和“少劳”，是影响一个人能力强弱和作为大小的关键因素。欲成大事业者，尤需心无旁骛，勤于耕耘。只有让自己忙起来，充实自己，丰富自己，提升自己，才能经风雨、壮筋骨，可堪大用、建功立业。

汗水书写传奇，拼搏成就梦想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不结“千层茧”，难长“冲天翅”；历得风霜傲，才闻扑鼻香。不怕劳作，多些辛苦付出，才能身强力壮、高歌猛进，成为劲草真金，成就出彩人生。自古英雄多磨难，从来纨绔少伟男。正如孟子所言：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

宋代陆游写有《苦笋》一诗，也表达了“劳人多磨炼、宜成才”的深意。诗中写道：“藜藿盘中忽眼明，骍头脱襁白玉婴。极知耿介种性别，苦节乃与生俱生。我见巍峨殊媚妩，约束儿童勿多取。人才自古要养成，放使干戈百战风雨。”事实证明，人才不是轻易就能培养出来的，必须放手让他们接受历练、经受锻炼。那些安逸、懒惰、恶劳之人，经受不住风雨磨砺，自然壮实不了筋骨，也长不成参天大树。

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细数古今“风流人物”，无不是生于磨难、勤于劳作之人。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……这些人的成长经历表明，底层的砥砺、艰苦的劳作、丰富的实践，能够使使人精神、意志和能力得到全方位淬火，进而丰富见识、丰厚底蕴，脱颖而出、有所作为。如果一味贪图安逸，怕苦怕累怕担当，不仅身体虚弱不堪，还可能一事无成。

劳动创造成绩，劳人风采无限。虎年年初上演的几场体育盛事同样告诉我们，没有顽强拼搏，就没有一次次逆风翻盘；没有一遍遍咬牙坚持，也不可能笑到最后。中国短道速滑队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赛中不畏强手、团结一心、勇夺桂冠。他们的荣誉，是艰苦训练得来的。正如队员范德风霜傲，才闻扑鼻香。不怕劳作，多些辛苦付出，才能身强力壮、高歌猛进，成为劲草真金，成就出彩人生。自古英雄多磨难，从来纨绔少伟男。正如孟子所言：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

宋代陆游写有《苦笋》一诗，也表达了“劳人多磨炼、宜成才”的深意。诗中写道：“藜藿盘中忽眼明，骍头脱襁白玉婴。极知耿介种性别，苦节乃与生俱生。我见巍峨殊媚妩，约束儿童勿多取。人才自古要养成，放使干戈百战风雨。”事实证明，人才不是轻易就能培养出来的，必须放手让他们接受历练、经受锻炼。那些安逸、懒惰、恶劳之人，经受不住风雨磨砺，自然壮实不了筋骨，也长不成参天大树。

探寻,生活日用之“艺”

传统工艺以得心应手的“工”，创造着日用之道的“艺”。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群总馆长杭间教授在著作《原乡·设计》的“‘移风易俗’后的中国民艺之路”一文中写道：“今天的许多人对民艺的喜欢，是鉴于当代社会复杂状态对于朴素和单纯的一种怀念和肯定。”用心生成手工艺需要继承和发扬，以“活”的生活姿态落地生根，并转换成当下的生活需要。也因时代变迁，民艺之情代代相传并不断与当下融合，从而成为我们血脉的一部分。

传统工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分割。一批中国学者从史学、美学、哲学、考古学、文献学、民俗学、人类学等不同角度挖掘、解析与整理传统工艺和民族艺术，把“工艺美术”“传统工艺”“装饰”“图案与实用”“民艺”等概念与生活相结合，对中国民艺进行了系统研究，综合呈现

出中国民艺的研究方法。

如中国民艺学科开拓者之一的张道一教授，提倡民间手工艺学科的建构性思考，并建立了对于“汉画”“民间美术字”“女红”等民众日用的研究。还有一批用心记录日用之“艺”的学者，从《美哉汉字》《中国年画史》《手艺的思想》等民艺学理论著作出发，积极探索实用艺术与日用之美。

于1971年创刊的《汉声杂志》，囊括了衣食住行、年节习俗、生产劳动、聚落建筑、戏剧舞蹈、装饰摆件等众多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手工艺，如《惠山泥人》《手打中国结》《陕北年俗》《郎庄面花》等。其中，《女红》展现了女性扎棉、纺线、织布、刺绣等穿针引线的日用之“艺”，在生活日常当中，传递着慈母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”的关爱和暖意。民间美术情感之美与令人神往的意象世界勾勒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“真善美”的生活本义。

民艺，承载生活之美

●任晓炜



极富乡土气息的虎头帽

远古的神话故事告诉我们，女娲用黄土塑造生命，生命与土地紧密相连。对故土的眷恋始终根植在人们的情感深处，故土之情形成乡音、乡恋、乡里。人们用“土物”沟通着情感，用心生成手工艺的溫度，也串联起对传统手工艺的共同记忆。

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展出的“民艺地生活——中国民艺研究方案展”，从生活的角度研究民艺的跨学科性，强调民艺是“生活的艺术”，旨在通过梳理民艺的研究方法，让民艺回归中国人的日常生活。

新民艺,民生“真善美”

无论是民艺理论性的研究，还是传统工艺的再造，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生活与自然、生活与历史、生活与艺术的融合。寒来暑往，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人们依据自然节律、依循“二十四节气”生产生活，也企盼着一一年四季岁岁平安。

民众手工艺造物常常以精妙的巧思，构想出淳朴祥和的多彩生活。对中国人来说，春节是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，大年三十要张贴年画，除旧布新，祈福四季平安，贴上剪纸窗花寓意着生活的红火美好。门神原为“护门之神”，春联和门笺则抒发着人们迎接春天到来的喜悦心情。

祈福纳祥的心愿，是民艺造物的情感基础，无论选取何种物材，民艺造物都善于格物尽性。为孩子们做虎头鞋、虎头帽，张贴“神虎镇宅”年画，是为了祈求全家的平安和吉利。镇宅镇灾、纳吉求福，挂泥塑虎头既示庆贺，亦寓神护之意。虎将、虎士、虎虎生气、虎头虎脑……人们崇虎、尊虎、爱虎，常以“虎”来表达赞美，鼓舞人心。

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，传统的文化生态正经历着不断地重塑与建构。民艺一方面不断地适应新的时代诉求，围绕民众的生活、物用、情感、观念进行自我改进；另一方面，在现代生活追求创新发展的过程中，也逐渐形成了对于传统工艺文化的价值认同，形成了民艺的新的文化生态。在实践层面，“新民艺”概念的构建，正在以传统工艺与当下生活的崭新视角，创造民生日用与生活的真谛。正如杭间教授在《设计的善意》一书“手工艺的‘新美学’释义”中分析手工艺与生活日常的关系时所言：“手工艺的新美学，不是传统美学的发展，也不是一种新的风格，更是一种新的样式，而是回故乡的路上。”当代民生生活中的思乡情怀，成为传统文化中潜藏的古老智慧。民生中的“真善美”，也成为新民艺表达的智慧源泉。

年画《威震八荒》



栩栩如生的虎年灯笼



再造,发现民艺之美

民艺是民族之魂，它不仅是乡土与文化研究之事，而且关乎我们未来的生活。人们寄情于物，在蒙学读物《幼学琼林》中道出“物”的意义：“然奇技似无益于人，而百艺则有济于用”。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，传统工艺如何回归当代生活？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智慧，活化民族手工艺？溯源传统工艺的土壤，会发现乡土文化是传统工艺的发端。

做木工的、画青白瓷的、打铁的、烧陶的、做雨伞的、画风筝的……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，成为传统工艺的继承者们重新认识和发掘造物的源泉。设计师团队对传统工艺的新解读，已成为当下“民艺再造”一股新兴力量。他们以手工艺设计的形式，将中国传统工艺思想融入现代造物之中，一股传统手工艺回归当下生活的热潮逐渐显现。

在杭州，传统民用剪刀是张小泉的起家产品，包括“信花、山郎、五虎、圆头、长头”五款，钢铁合用，刚柔并济。铁艺手工艺人千锤百炼的锻打

成型，使铁器化作刀口锋利，开闭自如的艺术品，剪刀铁艺涅槃重生。在湖北聚集的一批手工艺人，打出符合现代人审美及使用习惯的鼎罐和铁锅，锅底厚实，受热均匀，散热慢，经久耐用，人称“中华好铁锅”。

曾经的江浙，有着“家家都制伞匠，户户都会编伞线”的佳话，文人雅士亦会在伞篷上油前于伞面上题诗作画，以遣风雅情怀。传统工艺油纸伞包含有纸伞、油伞、编式伞等，后形成今天的大众用伞。在泸州、宣城等地，传统工艺油纸伞不再沉寂无声，而是就地取材，寄情于乡家的诗情画意。

潍坊又称鸢都，潍坊风筝兴于明初，盛行清代乾隆年间，伴随着年画的发展而壮大。受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影响，人们利用每年春天印制年画的空闲时间，用印年画的纸张、颜料绘制出各种图案，扎制成风筝。城市化进程中，大量传统工艺在民众生活中得到保护，在为民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，实现着文化的传承。



吉祥喜庆的传统民间剪纸图案



以节令植物插画作装饰的半月历

绘有花卉、祥云等吉祥图案的工艺油纸伞

